

頭髮與疾病

倪紅

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

這是《韓非子》內儲說所記載的一則「故事」，既是故事，當然有真有假，但無論真假，這個故事都值得一談。試想，倘若這故事是真的，那麼，除非晉平公是一個極為暴虐的君主，否則，他的震怒一定有他的道理，而如果這個故事是假的，那麼，除非編造故事的人根本就不想讓別人相信，否則，這樣的內容一定有它令人信服的道理，因為，只為了一塊纏著髮絲的「燒肉」（炙）而要殺人，畢竟不是一件很平常、很能令人相信的事。而且，類似的故事還不止這一樁，例如在唐代李亢的《獨異志》中即記載了一則漢代的「故事」說：「陳正為太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東漢光武帝在歷史上的形象並不是一個暴虐的君主，那麼，為什麼他對帶有髮絲的燒肉也會如此厭惡？或被編故事的人認為會如此厭惡呢？我想：其中的關鍵應該是在「頭髮」。或許有人會問：即使吃了頭髮又會如何呢？為什麼會氣得要殺人呢？就今人的觀念來說，這當然是說不通的，但古人卻不是這麼想。

古人以為，頭髮是不能隨便吃的，否則會得病，例如南朝劉敬叔所撰的《異苑》中便記載了一則故事說：

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豬脂，張口時見喉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鉤為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似蛇而悉是豬脂，懸於屋間，旬日蝕盡，唯髮在焉。

這個故事「神奇」得有點讓人不敢相信，不過，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知道，古人確是有吞食頭髮會致病的觀念。此外，歐陽修《唐書》方技列傳也記載了一則唐初名醫甄立言的故事說：

有道人心腹憑煩彌二歲，（立言）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

這個「病例」也說明古人確有吞食頭髮會致病的觀念，這種觀念一直到明代李時珍所撰的不朽藥典《本草綱目》中還見於記載，可見這不是一時一人的特殊「見解」。

明白了古人有這種吞食頭髮會致病的觀念，對於前面所說的有關晉平公和光武帝的兩則故事，自然也就不會令人覺得太不可思議了。不過，古人同時也相信：只要把頭髮燒成灰，吃下去，不但不會得病，而且還能治病，例如在新出土的西漢帛書《五十二病方》中，便記載了一則將「白雞毛」、「人髮」、「百草末」燒成灰，混在溫酒中飲用，以治療「諸傷」（各種金刀、竹木、跌打等破傷）的「藥方」。此外，用「髮灰」來治療小兒驚癇、黃疸、傷寒、婦人病、疔腫惡瘡種種疾病，在歷代醫書藥典中也是常見的醫療措施。可見，古人不但相信吃了頭髮會生病，而且也相信吃了髮灰能癒病。

然而，在古人的觀念裡，頭髮又何以既能令人生病又能令人癒病呢？對於這個問題，由於資料不多，我們很難知道古人究竟是如何想的，不過，就若干零碎的材料來看，我認為其中最主要的關鍵是：在古人的觀念裡頭髮乃是一種具有「神性」的東西。例如唐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一書中便記載道：「髮神曰元華」，髮而言「神」，可見在古人的觀念裡頭髮已被神化。而這種認為頭髮具有神性的觀念，無論是在筆記小說裡還是在正史、醫書裡，都可找到例證。例如：在

《異苑》中便記載有「髻妖」作怪的故事，而《酉陽雜俎》中也記載有以「生人髮」掛在果樹上以辟止烏鳥啄食果實的「道術」，此外，《感應類從志》也記載有將婦人的頭髮埋在灶前，使其「安於夫家」的「法術」，這都是筆記小說中的材料。至於正史的材料，如《唐書》顏杲卿傳 便記載說：

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

這樣的頭髮非神為何？而醫書所載，則可見於李時珍《本草綱目》所引韓保升、李當之、陳藏器等諸家的說法，諸家或言人髮能「變為鱧魚」，或言將逃亡者的頭髮放在「緯車上，卻轉之」，便能使逃亡者「迷亂不知所適」，而都歸結說頭髮有「神化之異」，這是醫家的說法。而也許就因為頭髮在古人的觀念裡其有這種神奇的能力和神秘的色彩，所以他們會認為：頭髮既能令人致病又能令人癒病，例如李時珍就說：

髮者血之餘，埋之土中，千年不朽，煎之至枯，復有液出。誤食入腹，受為癥蟲； 冶服餌，令髮不白，此正神化之應驗也。

我想，李時珍的這段話恰可用來做為本文的總結。

(檔名：8810.doc)